



## 甘願做牛

俗語講「甘願做牛，免驚無犁通拖」。毋過，這幾年，台灣有真濟人無頭路，連農村的水牛嘛攏失業矣。這馬閣講這句台灣俗語，對作穡人來講，可能會感覺怪怪，因為時代無全矣。

水源仔自小學畢業就開始作田，算算咧作穡已經超過一甲子矣。前幾年政府加入WTO了後，叫人著配合政策，辦理水稻休耕。水源仔想講補助金雖然無佻濟，毋過若繼續種作嘛趁毋成錢。老某恰後生、查某困嘛攏總贊成休耕，所以伊就殘殘仔決定共伊接受；當做退休，準備養老，看會較好命袂？想袂到一切攏辦好了後，清閒的生活才過無幾日，水源仔就開始後悔矣。一方面是傷閒袂慣勢，另外上主要的原因，其實是為著毋知欲按怎發落彼隻綴伊十年以上，感情好到親像爸仔困彼款的老水牛咧煩惱。

講著牛，著愛對水源仔個老爸彼代先講起。

水源仔個老爸是一個有十幾甲田園的小地主，嘛是一個有讀冊的草地紳士。佇日本時代，伊無入公學校受日本教育，顛倒是漢文讀足飽。伊毋但會曉吟詩作對，對漢醫藥嘛真有研究。厝內大細若有啥物人咧無好勢，伊攏家己共脈節節咧，然後開一張藥單去拆藥仔轉來煎予病人淋淋咧，真緊就無代誌矣。有時，厝邊隔壁人艱苦嘛會來拜託伊。伊每一擺攏足熱心替人節脈、開藥單；毋但攏無欲收錢，若是有遇著較麻煩的，伊閣會去人兜教人按怎煎藥。

另外猶有一項就是：庄跤所在的作穡人大部分攏毋捌字，若欲看批、寫批，攏會來拜託伊。伊寫批一定家己磨墨、用毛筆寫；毋但字嬌，規張批文攏足齊勻(tsiâu-ûn)，無任何錯誤、修改。連信封、郵票都替人攢(tshuân)便便，嘛是全款攏免費奉送。

日本人知影伊有學問，閣是佇地方上足受尊敬的人，就特別指名請伊做保正；規庄仔頭無論老的少年的，逐個攏嘛足服伊。連公學校的日本先生為著欲教台灣學生困仔，攏會定定來共伊請教漢文，閣呵佬伊是「先生的先生」。

彼當時的台灣社會，尤其是農村，有讀冊的人確實足稀罕。水源的老爸是日本先生的漢文先生，又閣是替人看病攏無收錢的漢醫先生，會使講是足好名聲，足有面子的代誌。毋過，這對伊另外一個身分，應該講是伊祖傳的本分，就是愛負責種作彼十幾甲田園，做一個標準的作穡人這項代誌，毋但無啥物作用，甚至伊想想咧，實在感覺足毋值，閣足怨嘆。

自細漢讀冊慣勢，厝內面的穡，伊其實真罕得摸。到了繼承祖公仔田園了後，橫直繼續有倩長工（彼陣攏叫做苦勞(khoo-lō)仔）咧作田，伊只要三不五時木屐穿咧，田頭田尾巡巡踢踢咧，規家伙仔就有通食閣有通賸(tshun)矣。彼个年代的台灣，大部分人攏猶無鞋

通穿；尤其作穡人，逐个攏嘛褪赤跂。會當像按呢穿木屐去巡田，就表示伊是田頭家、紳士人。

予人想袂到的是，有一年五日節才過了無外久，天氣漸漸開始咧炎熱，平時攏足勇壯的長工雄雄煞破病，連繼倒佇眠床幾若日，攏無才調起來。這個草地頭家除了親身共長工節脈看病以外，想著縛佇厝後彼隻水牛嘛袂使無飼，伊就叫長工好好仔歇暈，家己共葵笠戴咧，就單獨一个人牽牛出去食草。

彼隻牛平時攏是長工咧牽咧飼，對主人顛倒較生份。毋知是這日天氣熱，主人無先牽伊去水窟仔浸水降火氣，害牛老大的袂爽；抑是這個穿木屐的主人駛牛的要領傷過預顛。這隻牛煞雄雄起霸，共主人觸倒佇圳溝底。可憐這個干焦會曉讀冊，袂曉飼牛的草地紳士，煞予這隻精牲用牛角觸甲規身軀大空細裂，流血流滴。

厝內的人經過足久，等到黃昏水牛家己轉來，有人發現牛角有血，知影代誌大條，才趕緊出去共人救轉來。

這擺意外，害這個穿木屐的牛主人規身軀傷透透；但是伊並無處罰彼隻牛。

「牛是精牲，袂認得主人……咱袂使怪伊。」聽著個某咧詈彼隻牛，伊顛倒替牛講話。

「我咧煩惱你，你猶閣咧毋甘彼隻牛？」個某看著傷勢，抹藥抹甲手軟：「到底是人較重要，抑是牛較重要？」

「你準共伊損死……伊嘛毋知影……到底是犯啥物罪？」伊規身軀痛甲連講話都無氣力：「……顛倒……顛倒損失的……是咱家己啊！」。

個某那抹藥那流目屎，一直怨嘆這隻水牛已經無緣，堅持毋通閣留咧飼矣。草地紳士無話通應，只好聽某喙，叫長工共彼隻水牛兇手押去牛墟賣掉，另外閣換別隻轉來。

予牛觸著的傷勢，表面上漸漸好去，但是伊身體的元氣已經大傷。此後，凡是遇著透風落雨，伊規身軀的骨頭就會提早酸痛；伊攏講伊的風濕痛比氣象局咧預報風雨閣較準。

草地紳士受著牛觸事件的刺激，觀念有真大的改變。伊決定欲訓練後生除了gâu讀冊以外，著愛閣會曉家己飼牛、駛牛。

水源仔自細漢就知影個老爸捌予牛觸著傷的往事，這對伊當然有足大的影響。上重要的是，伊對成十歲開始，就不時和仝庄的囡仔做伙牽牛去食草兼迫迤；駛牛、騎牛對水源仔個彼陣飼牛囡仔來講，會使講是足輕鬆、自然閣好耍的代誌。

草地紳士看個後生駛牛遐爾自在，心內有感覺較安慰；至少伊想講，彼件因為伊預顛駛牛，煞去予牛起叛、觸著傷的代誌，佇個兜應該袂閣再發生矣。這是伊這幾年來，一直真驚惶、煩惱的代誌；今(tann)這馬伊應該會使放心矣。

水源仔有種著老爸gâu讀冊的遺傳基因，自入公學校開始，頭一年的成績就排全班第三名。個老爸看著成績單足歡喜，彼暗就隨叫個老母劊一隻雞，賞伊食雞腿。

「『先生的先生』的後生足gâu讀冊呢！」學校的先生不時攏當水源個老爸的面頭前，用日語濫台語按呢共伊呵咾：「將來去內地（日本），讀東京帝國大學好啦，一番！上等呢！」

草地紳士真歡喜；日本先生的話，伊一直攏有記佇心內，尤其是去日本讀大學彼句。

「有學問才會當做gâu人……」草地紳士攏按呢勉勵後生：「……若無讀冊、毋捌字的人就親像青盲牛咧，以後干焦會當靠勞力趁食，對社會貢獻亦有限啦。」

「貢獻社會？……像阿爸按呢喔？」水源仔對「社會……貢獻……」是啥物意思，並無完全了解，伊干焦知影個老爸咧做保正，逐个攏對個老爸足好禮。毋過伊這個年紀較有

興趣的是水牛，所以有一擺，伊就大膽問講：「啊牛咧？是欲予長工顧，抑是我家己飼？」

個老爸看伊猶閣遐呢細漢，就笑笑仔問講：「你較愛讀冊，抑是較愛飼牛？」

「飼牛較好耍，毋過阿爸毋是講，著好好仔讀冊，將來大漢較有前途？」水源仔會記得阿爸定定按呢交代。

個老爸聽著真歡喜。「無毋著！你共冊讀好上要緊，以後阿爸欲送你去日本讀大學。」

水源仔毋知影大學到底有佻大間，但是伊有聽講日本足繁華、足鬧熱，若會當去，毋知佻好咧。就按呢，伊平時讀日本冊，歇暍時閣綴老爸認真學漢文；牽牛食草就當做是迫迫兼運動。

彼年，大東亞戰爭愈戰愈熱，美國空軍的飛行機不時來掃射、爆擊。無外久，就聽講日本承著美國的兩粒原子炸彈，天皇袂堪得，就宣布投降矣。

前段讀日本冊，戰後國民政府來台灣了後，才改讀中國冊，真濟人足袂慣勢。好佳哉水源仔有綴個老爸先讀過漢文，這馬接落去讀「國語」，有比別个學生困仔較緊適應，成績嘛全款攏是前幾名。

小學畢業了後，繼落去準備欲考初中。想袂到佇考試的前兩日，水源仔駛牛車出去迫迫，一下無細膩跋一倒，煞去予家己的牛車kauh著手。彼陣，舊式的牛車輪是柴輪外口閣箍一重足厚的鐵框，規輪ting khok-khok，毋比後來的樹奶輪是灌風的。水源仔的手kauh一下腫甲若麵龜，根本都無才調擇(giah)筆寫字，是欲按怎和人考試？

個老爸幌頭吐大氣，家己唸講：「這……敢會是天註定的？」

「啥物天註定的？」水源仔聽無個老爸咧講啥。

個老爸目頭結結，若像心情足沉重，雙手揜(iap)佇尻川後，家己一个踎大廳行來行去，足久攏無講話。

「阿爸！今(tann)這馬……咱是欲按怎較好？」水源仔佇邊仔，急甲強欲死。

個阿爸跛步停咧，蓋像想好決定矣。伊雄雄越頭，坐踎桌邊彼條大椅，用嚴肅的口氣宣佈：「水源仔！阿爸想講……你可能……無讀冊命！」

「啥？我無讀冊命？」水源仔著一驚，伊毋相信阿爸竟然會講出這款話。

「橫直你手著傷，規氣就踎厝內糊藥仔歇暍。考初中的代誌……你就放棄！免去考矣啦！」

「阿爸，你共我糊較好的藥仔，我後日手若消腫，就會當去考矣！哪著放棄啦？」水源仔毋願死心。

阿爸閣看一下仔水源仔的手，伊的頭一直幌：「你的大頭拇脫輪(thut-lûn)，骨膜嘛有傷著，這……三五日內無可能退hông消腫……」

「嗚……我無愛放棄啦……阿爸……」水源仔無等阿爸共話講完，就雄雄放聲哭出來：「嗚……阿爸，你是漢醫先生，你一定愛緊共我的手治好……嗚……我一定欲去考試……我欲讀初中……我欲閣去日本讀大學咧啦……阿爸……」水源仔哭甲目屎澹、目屎滴。

阿爸其實嘛足矛盾。本來伊按算憑水源仔的成績，若欲考著台南一中，應該是真有希望；將來若大學畢業，欲閣出國留學，伊亦一定會全力供應。毋過，今這聲手著傷袂當寫字，「火燒畧寮，全無望」，連考都免去考矣。

阿源仔哭甲鼻水、目屎澹糊糊；個阿爸看著毋甘，就共伊攬倚來惜惜咧。

「莫考初中亦好啦，你毋是講飼牛較好耍？」

「我這馬……這馬感覺讀冊較好耍矣啦……」水源仔足毋甘願。

阿爸目箍已經紅，嚨喉管亦溼。伊跔落來，共水源仔慢(mua)咧講：「你留跔厝裡飼牛、作田好無？莫去讀初中矣！」伊這句話講著真細聲，蓋像有一點仔……心虛。

水源仔聽著老爸講話無像款，擰頭發現阿爸目箍紅紅。這是伊十幾年來，第一擺看著老爸流目屎。伊一時愣(gāng)去，煞恬恬(tiām-tiām)袂記得閣繼續哭。

「阿爸……你……你是按怎？……你哪也咧哭？」

阿爸無回答，伊共水源仔的目屎拭拭咧，干焦輕聲講：「你聽阿爸的話，留咧作田……就算做是替咱兜顧財產好無？若無……若無……」阿爸毋知是按怎，一句話一直講袂完。

水源仔無啥了解啥物是財產，伊嘛袂瞭解田園有啥物通好顧。其實這就是個阿爸這幾年心內的上痛。

講著財產，水源仔個老爸原來彼十幾甲祖公仔田園，雖然無算蓋濟，但是嘉南平原的農地肥滋滋，規家伙仔干焦靠遐的田，食、穿、用就攞有賸，毋捌咧欠缺著。所有的田若毋是縛予佃農通收田租，就是倩長工來作穡。所以頭家人毋才有時間通讀冊、吟詩作對。這是自個祖先唐山過台灣到今(tann)，所流傳落來的生活方式。

想袂到戰後日本人離開，換國民政府來台灣了後，局勢煞發生重大的變化。啥物咧三七五減租、耕者有其田……li li khok khok一大堆袂輸咧搶人的條例，雄雄喝實施就實施。害真濟地主毋但租粟大量減少，連一寡田地亦攞予佃農佔去。水源仔的老爸就是食虧上大的其中一个；這馬算算咧，十幾甲田地煞予人徵收甲賸(tshun)無五甲。無彩伊勤勤儉儉一世人，毋捌賣過任何一塊祖公仔地，這馬煞因為換朝代，差一點仔就攞溶了了。

這件予伊真傷心、怨嘆甚至感覺足對不起祖先的代誌，伊一直攞毋捌講予囡聽，想講囡仔人細漢聽無。毋過，這馬伊欲叫水源仔放棄考初中，通留咧顧田園，伊心內嘛感覺足矛盾。

「讀冊重要，有學問才會當做gâu人？」本來伊攞按呢教囡無毋著。但是這馬無全款天年矣，賸彼幾甲田園若顧無牢，干焦gâu讀冊敢就有效？伊這馬想法已經改變啦。

爸仔囡兩人對彼下晡講到日頭欲落山，連阿母嘛出來苦勸。水源仔到尾仔才知影，為啥物伊是無讀冊命。因為這馬有一个比鬼閣較厲害的「耕者有其田」；家己的田若無家己耕，隨時攞會予「耕者」食食去。若真實到彼个地步，準做甘願做牛，都已經攞無田啦，敢猶有犁通拖？

水源仔目屎流甲焦(ta)，伊足毋甘願；落尾伊干焦講一句：「我聽恁的話，認真讀冊，這馬恁顛倒講一大堆道理，擋毋予我去考初中？……恁講彼，我攞總聽無啦！」水源仔頭幹咧就家己衝入去房間。這是伊自細漢到今，頭一擺對序大人遮爾無禮。

彼一暗，水源仔的暗頓又閣加兩支雞腿，毋知是因為伊著傷，抑是欲補償伊放棄升學？

隔轉日，水源仔早早就共課本佻冊包攞收收起來，園跔眠床跔。天猶未光，伊就共水牛牽咧，出門欲去食草矣。就按呢，水源仔開始踏入伊一世人的作田路，嘛同時註定伊佻水牛超過一甲子，難分難捨的緣份。

水源仔綴厝裡的長工學作穡。一開始，因為人猶閣細漢，綴出綴入顛倒較像咧迤迤。伊唯一做著袂較輸長工的工課，就是顧牛、飼牛。水源仔會當共牛騎咧，和一陣仝庄的顧

牛囡仔做伙，四界去揣草食。有時到了下晡時若是愛暈，伊就覆踏牛尻脊頂，個厝彼隻會曉認路的牛看天色若漸漸暗，就會家己載小主人轉來。

作田囡仔漸漸大漢，長工退休，牛也漸漸老矣。水源仔和個小弟公家耕彼四、五甲水田，個須要閣換一隻較少年、較勇壯的水牛轉來。

彼陣仔，鹽水牛墟猶閣足有行情，每旬一、四、七攏有開市，尤其若遇著假日，猶較鬧熱。去牛墟買牛的作穡人，攏會先檢查牛喙齒；若這部分，水源仔足內行。伊只要共牛喙擘開，伸手入去摸摸撓撓咧，就知影這隻牛差不多幾歲。繼落去愛閣經過試步、考車，尤其是試犁，才會當鑑定出到底是毋是一隻適合耕田的好牛。

水源仔娶某了後，頭一擺去牛墟，就買著一隻十齒的牛王，這表示此後個就有一隻第一名的好水牛通耕田作穡。水源仔和個第二小弟輪流駛牛，共四甲外的田園耕甲足奢颯，逐年都大豐收。老爸老母真歡喜，想講好佳哉叫這兩兄弟擺放棄讀初中，留咧作田顧祖產，若無，經過這十幾年，恐驚家伙仔早就無了了矣。

毋知是毋是捌予牛觸重傷的原因，草地紳士食老彼幾年，風濕痛兼心臟病，日子過得真袂快活；才六十五歲爾爾，就往生去了。

第二小弟看厝裡的田穡已經足熟手，而且個某恰大嫂亦攏真gâu鬥做，為著欲增加收入，就綴人去高雄揣頭路。拄好遇著台灣經濟起飛的好時機，對臨時性的碼頭搬運工做到變編制內、在額的身份；此後，著遇著田穡較無閒的時陣，伊才會轉來厝鬥做。

尪仔小弟減大兄二十歲，因為兩個兄哥的致蔭，毋免作穡，所以有照老爸的心願，順利讀到大學畢業，一直定居佇台中食頭路、娶某、生囡。

老爸已經往生，兩個小弟攏出外，姐妹仔亦攏嫁了矣；算算咧，佇伊作田、顧祖產超過一甲子的農村生涯中，除了老某以外，恰伊上親近、上有感情的，應該就是彼隻伊逐日牽出牽入的老水牛啦。尤其後生、查某囡娶的娶、嫁的嫁了後，攏無半个躡佇厝裡，才予伊愈依賴彼隻老牛恰伊作伴。這幾年，其實伊早就無欠缺啥啦，田穡有做無做攏差無佻濟。既然接受政府補助，辦理休耕，繼落去應該就愛翁仔某招咧，四界去遊山玩水，過好日子囉。

一開始是後生接伊去台北迤迤，連新婦亦請假，準備欲陪大家官四界去遊覽。誰知影到了彼下晡欲暗仔的時陣，水源仔煞雄雄講，伊想欲轉去厝矣。

「啥？早起才載你來到台北爾，你這馬就欲轉去矣？」後生叫是伊聽毋對去咧。

「有來共恁看看咧就好，天咧欲暗矣，我好通轉來去矣！」水源仔按呢應，表示個後生無聽毋著，伊確實是講欲轉去。

新婦真有誠意，趕緊共留：「阿爸，阮攏請假好勢矣呢！明仔載先tshuā恁坐捷運，來去淡水迤迤，順繼食海產……」

「食海產？咱遐布袋港的海產鮮閣俗，淡水的敢有較特別？」

新婦一時煞毋知欲按怎應。

後生趕緊接話：「無……咱來去木柵動物園看看咧好無？」

「動物園敢有啥物好看？咱草地鼠、牛、豬、羊逐項動物攏嘛有。恁遮的都市倂，連動物都遮爾希罕？」

逐个一時攏恬恬無閣講話，氣氛蓋像怪怪。

老某開喙，替後生新婦講話：「人囡新婦有孝，欲tshuā咱四界去迤迤，你逐項都攏講毋好，你哪遮歹款待？」

水源仔坐佇膨椅，感覺真袂自在，一直咧徙位。「這馬幾點矣？」伊擰頭一直咧看落地窗外遠遠的天頂。

「真實欲趕緊轉去？」後生看一下手錶。「留咧蹓幾日仔好無？你到底是咧趕緊啥啦？」

新婦也繼續贊聲：「是啊，阿爸！你和阿母攞出來矣，厝裡都攞無別人矣，恁愛跔台北蹓佻久就佻久，啥物攞嘛毋免操煩啦，敢毋是？」

水源仔無應話，伊目頭結結，繼續一直咧看窗仔外。

老某忍袂牢，就替伊講出實在話：「煞毋知影猶咧袂放心厝裡彼隻牛。」

「厝裡彼隻牛？彼隻牛是按怎？」後生一時想無。

水源仔有一點仔無歡喜：「是按怎？牛放佇厝裡，無人飼敢會使？」

「飼牛？你毋是攞有囡足濟草佇牛牢內？」後生自細漢就定定看個水源爸咧飼牛。

「草是有囡啦，毋過毋知有夠無？啊閣……水若淋完，我嘛著轉去巡巡咧。」水源仔才講出伊的心內話。

後生毋敢閣講傷濟，伊幹頭看阿母，期待個阿母會當做主，招阿爸留跔台北蹓幾日仔，通予個做序細的人小可款待一下。個阿爸從到今，逐遍來台北攞是一日往回，毋捌咧過暝。頭起先，逐个攞掠準伊是蹓電梯公寓袂慣勢，原來到這馬才知影伊是攞咧煩惱彼隻牛無人顧。

後生知影老爸無別項掛慮，干焦數念彼隻水牛，只好順從，馬上款款咧就載两个老的轉去草地。

水源仔轉來到厝，第一項代誌果然就是去厝後的牛牢看牛。草猶閣足濟，水嘛猶賸半桶較加，根本就無啥物問題；但是，無看著總是袂放心。

雖然水田已經休耕、放咧拋荒，水源仔照常逐日攞會牽牛去巡田園；早暗兩擺，像以前作大穡的時陣全款。其實，伊這馬會當作的工課干焦賸三不五時共田裡的雜草除除phut phut咧爾爾，若無恐驚會覘烏鼠。有時伊會加減種一寡番麥抑是高粱，彼攞足輕鬆。其實這馬農村早就已經全面機器化啦，加上真濟工課攞有專門的人貿(bāu)咧作，根本都攞無需要牛矣。

這幾年，庄頭庄尾已經揣無人咧飼牛，干焦水源仔一直猶閣共牛留咧。人若看著伊共牛牽咧四界賴賴趕，攞會勸伊緊共牛賣賣咧，毋通繼續做牛奴才。伊攞笑咧笑咧，照常逐日牽牛巡田，毋管田園已經拋荒佻久。

有一个親情欲佇基隆辦喜事，親身送喜帖來予水源仔。聽著伊為著彼隻水牛無人顧，毋敢出門，這個親情真袂諒解，強強欲變面。講到尾仔無法度，這個親情想著一个辦法……

「無，按呢啦……我倩一台thoo-lah-khuh（卡車），予你彼隻寶貝水牛坐，逐个做伙來去予我請，按呢你毋就安心矣？」

眾人笑甲強欲跋跋倒，水源仔嘛綴人一直khòk-khòk笑。

水源仔笑笑咧，雄雄想著一个问题：「是講……恁基隆附近，敢有草通割？」伊足正經咧問。

逐个攞笑甲流目屎，干焦這個親情已經笑袂出來。

到喜事彼日，果然是個某代表去基隆，水源仔本人並無出席。

這款得失人的代誌，已經發生不只一擺。後生、查某困看老爸辛苦作穡一世人，到這

馬七十外歲矣，猶閣予彼隻牛縛牢咧，袂輸咧做牛的奴才，感覺足毋值。逐个經過參詳，決定欲苦勸老爸共牛賣掉，按呢伊才會當真正清心過日子。

「阿爸！阮逐个參詳過矣，彼隻牛若無賣，你永遠都袂清心！」後生先講。

「是啊！阿母嘛贊成，牛莫閣飼矣，我tshuā你和阿母來去日本觀光。」大查某困綴咧苦勸。

老某亦贊聲：「困攏有孝，欲叫咱過較清閒的日子，你就答應好啦。」見水源仔繼續恬恬無應聲，老某閣補一句：「作六十幾冬矣呢，敢猶無夠？」

水源仔看逐个圍咧逼伊，若像咧審問犯人，伊想想咧，應講：「恁敢無聽人講：做人著磨，做牛著拖。我作慣勢矣，無作會艱苦啦。」

「田毋是攏休耕矣？是猶咧拖磨啥？」後生直接講著重點。「閣再講，從幾若年前，人就攏無咧用牛犁田啦，干焦你猶咧飼牛，敢毋是加無閒的？」

「著毋！人鄉長講，附近這幾庄干焦賭咱兜這隻爾；這馬連牛墟都變人墟，早就無人咧買賣牛矣。」

水源仔一个人講袂贏人，又閣毋願落軟。伊就恬恬起身出門，對厝後行去。

伊揸一大桶清涼的井水來到牛牢邊，用瓠hia舀水共牛淋身軀。牛輕輕仔啤兩聲，耳仔撇咧撇咧，看會出真享受主人對伊的小型SPA。這隻牛綴水源仔已經超過十年，比伊以前飼的每一隻閣較久。雖然已經有較老，但是老農牽老牛，互相無相嫌；這幾年做伙耕作選的愈來愈少的田穡，都亦勉強會得過。水源仔和這隻牛的關係，有時是老朋友，有時嘛蓋像一對爸仔困；橫直後生、查某困各人嫁娶，攏嘛無半个蹉佇身軀邊。

水源仔明知影這隻水牛已經老矣，若是有人買，只有一个出路，就是當做肉牛送去牛灶。這款代誌，伊干焦想著就毋甘，哪有可能共伊的牛送去剖？

做過SPA，水源仔閣共牛牽出去，個欲閣出去巡田園矣。其實應該講，是老農招老牛欲出去散步、迫迤，才較符合彼个情境。

水源仔和老水牛照平日的路線，共個的田園攏蕪一輓(lìn)，然後才去田邊的竹林食草。等到欲暗仔，日頭漸漸斜西，個兩個老朋友，才踏著家己的身影，慢慢行轉去厝。

賣牛的代誌，雖然水源仔無親自tìm頭應好，但是後生恰查某困得著老母的同意，就隨央人去和牛販仔講好勢，真緊就會來牽牛矣。

水源轉來厝，看著桌頂有一包錢，伊足敏感。「這是啥物人的錢？哪園佇遮？」

「阿爸！這是賣牛的訂金，牛販仔講，較暗就欲來牽牛矣。」後生自認為伊效率真好。

水源仔著一驚，想著老水牛此去只有入牛灶、死路一條，伊一時心頭懵(tso)，目箍煞紅起來。

後生的細漢困看著，就隨問講：「阿公！你哪咧哭？」

逐个攏越頭看水源仔。水源仔無想欲予序細看伊咧流目屎，就趕緊越咧閣行出去。

水源仔咧哭，佇大廳的人逐个攏嘛有看著；逐个一時攏愣去矣。印象中，除了爸母往生以外，無人捌看過伊咧哭；這擺是為著牛，一隻綴伊作穡十外年的老水牛，伊竟然會目箍紅？

「爸爸，彼隻水牛是阿公的『寵物』呢！」細漢阿孫問講：「你敢一定愛共阿公的『寵物』賣掉？」

阿孫的疑問聽佇水源仔的後生耳內，就親像tân雷公全款。伊雄雄醒起來，和逐个你看我、我看你，閣看對後尾門外，佇牛牢邊蓋像和水牛咧告別的老爸瘦抽的身影，伊家已嘛已經目籬紅紅。

「咱共訂金還人，共阿公的『寵物』水牛留咧，好無？」

「好啊！按呢阿公就會當閣和以前全款，逐日牽伊的『寵物』出去『遛牛』啦！」

隔轉日，水源仔全款透早就牽伊彼隻老水牛出去巡田園；照個阿孫的講法，伊是咧『遛牛』。雖然已經無犁通拖，但是水源仔一定會繼續逐日牽牛出去散步、食草，一直到足老、足老，行袂振動(tín-tāng)為止。

【全文完】

### 創作理念

傳統台灣農村，農民養牛犁田、耕作；牛隻則獲主人餵養、照顧。人、畜之間互相依存，甚至可謂相依為命。人們常以牛喻人，俗云「甘願做牛，免驚無犁通拖」，藉以勉人只要肯吃苦，不怕沒機會。

本文主述一個老農於休耕之後，雖已無田可耕、無犁可拖，仍不忍放棄老邁水牛，只為避免轉供肉用而遭屠殺。藉由小說主角對土地的珍惜及對牛隻的感恩與疼惜，表達台灣農家勤勞、仁慈的傳統精神。

### 蘇世雄

臺北市雨聲國小兼任台語支援教師

